

百年厦大：一磚一瓦里的嘉庚精神



廈門大學思明校區

廈門大學坐落於廈門島南端，北倚五老峰，南面隔海與南太武山相望。歷經百年風雨的廈門大學，逐步形成了以群賢、建南、芙蓉等樓群為代表的“嘉庚風格”校園建築。

1921年，陳嘉庚先生選擇這片背山面海的演武場地帶籌建廈門大學，以他的鄉情國思和審美趣味，規劃布局採用“一”字形或半月形圍合式方案，獨創新意。而今，人們把陳嘉庚出資（或募捐）並親自選址與規劃、設計與施工、興建與督造的廈門大學校園建築，稱為“嘉庚建築”。

2021年4月6日，廈門大學將迎來建校100周年華誕。百年厦大，緬懷校主。通過廈門大學的嘉庚建築，感悟嘉庚精神。

嘉庚建築百年建設歷程

100年前，“原由集校感觸而來的厦大之設”



▲群賢樓(1926年)

校主陳嘉庚的胸中就構築了辦成“生額萬眾”大校的宏偉規劃與藍圖：“教育事業原無止境……百年樹人基業偉大更不待言，故校界劃定須費遠慮。”在美國建築師墨菲方案的基礎上，“再三斟酌”，陳嘉庚依據三面環山、一面向海的自然地理形勢，做了三個建築組團的布置：以演武場為中心的群賢樓群，形成北依五老峰，背靠南普陀，隔海與南太武山相對的中軸綫；以崎頭山自東而西向南環繞為空圓的地形加以改造，建南樓群借地勢居高臨海，空曠開闊的上弦場，整體彰顯巨大

的空間向心性；以低窪水田（今芙蓉湖）為中心，環岸布局，借景建築，形成傳統中國園林自由活潑而又不失精心構思的良好對景關係。整體校園以此三組主要建築展開，依山傍海，就勢而造，與自然環境互為依存，充分體現了陳嘉庚樸素的風水和諧觀念、因地制宜尊重自然的生態意識，以及“能與世界各大學相頡頏”的宏願。

1921年5月9日，“開基曆”群賢樓群奠基，拉開了廈門大學“嘉庚建築”的序幕。1921—1926年，正是陳嘉庚公司發展的鼎盛時期，“擴充學校經費”“大興土木，增建校捨”。建成“一主四從”的群賢樓、同安樓、集美樓、映雪樓、囊螢樓之群賢樓群，另有生物院、物化院、博學樓，以及教職員家眷住宅兼愛樓、白城山宿舍和女生宿舍篤行樓等。“計開支一百五十餘萬元”，校捨軒敞，規模宏大，“為國內大學所罕見”，各地青年學生“向本校請願求學者絡繹不絕”，大學之聲譽“已達頂點”。

1926年以後，世界經濟走向衰退，經營橡膠業的陳嘉庚公司遭到慘重打擊，“資本實力已喪失殆盡”，校捨不再續建。1937年7月1日，“出于萬不得已之下策，乃修書閩省主席及南京教育部長告以自願無條件將廈門大學改為國立”。

抗戰期間，廈門大學“校址受到重大損失”“悉數夷為平地”“留下的是一片廢墟”。抗戰勝利後，廈大于1946年“開始復原返廈”，直至1949年“復興計劃”，因經費嚴重缺乏而“未克大規模進行，故一切修建均採臨時應用之性質”。

1950—1955年，陳嘉庚歸國對厦大進行新的5年建設。陳嘉庚傾力建設集美學校，說動女婿李光前捐資建設廈門大學，建成了具有重大歷史與文化意義的“一主四從”的建南、南光、南安、成

智、成義5座大樓與圍繞芙蓉湖的芙蓉第一、二、三、四樓的兩大嘉庚建築樓群，以及國光第一、第二、第三樓群，豐庭第一、第二、第三樓群，成偉第一、第二樓等，翻開了厦大校捨建築史的新的篇章，迎來了“嘉庚建築”新的歷史時期。1955年5月，群賢樓群、芙蓉樓群、建南樓群作為嘉庚建築



▲校主陳嘉庚在建南大會堂舉行的慶祝新校捨落成典禮大會上講話(1955年6月11日)

的代表群組的落成，是具有濃鬱時代特徵的嘉庚建築走向成熟的標志。

進入新世紀，嘉庚建築風格得到弘揚與發展，厦大建校80周年之際落成的嘉庚樓群，2003年投入使用的漳州校區嘉庚樓群，2012年投入使用的翔安校區嘉庚樓群，2016年投入使用的馬來

西亞分校嘉庚樓群，都是這一獨特風格的延續。

中西合璧 獨具匠心

陳嘉庚雖然不是專業建築師，但嘉庚建築以其美觀大方、典雅莊重、堅固科學、經濟實用的鮮明風格而享譽海內外。

歷史學家莊景輝在《廈門大學嘉庚建築》中，闡述了“嘉庚建築”的特點：

一是因地制宜布局，注重人與自然、建築與環境的和諧的“生態適應”關係，強調校捨建築的一直綫（群賢樓群）、二弧綫（建南樓群）、三U綫（芙蓉樓群）的整體性之布局；

二是合理創新結構，對於校捨建築的空間結構、尺度大小，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革陳彌新的想法，基本上採用西洋建築的平面布置形式的內廊式、外廊式、內外廊結合式的幾種結構類型，通風好、光綫足，適應“新式教育”的需要；

三是經濟實用建造，以“經濟”“實用”為原則，“建築之費用務必省儉為第一要義”；

四是取用地產物料，開採石料，乃至設廠燒制“烟灰磚”和“嘉庚瓦”，堅持就地取材；

五是閩南匠人工藝，每座建築無不體現閩南工匠的嚴謹精緻、實用美觀的獨具匠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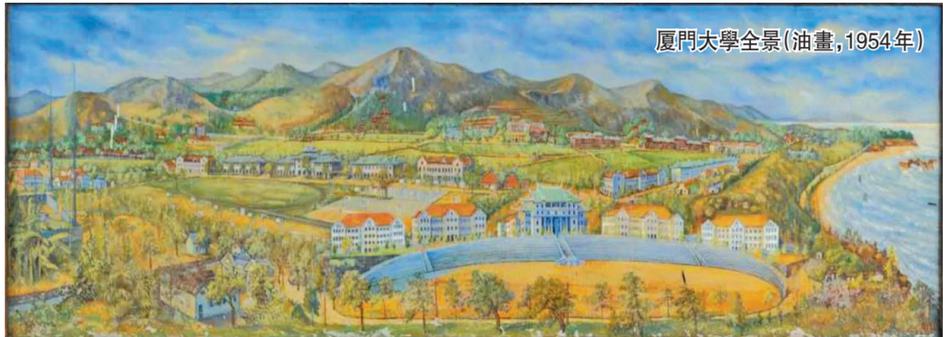
六是中西合璧風貌，陳嘉庚獨特的建築思想和設計理念，造就了嘉庚建築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南洋風”。嘉庚建築那飛檐翹脊的綠色琉璃瓦大屋頂遵循閩南建築傳統，仿造西方建築模式的屋身呈現濃烈的“西風”氣派，形成了亦中亦西的新風格。

著名建築學家陳從周稱嘉庚建築在中國“近代建築歷史上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今後要定為寶貴文物來保護”，世界著名的美國建築大師格雷夫斯贊嘆“這是最具世界經典的建築之一”。

2006年，以厦大的群賢樓群、建南樓群、芙蓉樓群和博學樓，以及集美學校的允恭樓群、南薰樓群、南橋樓群和葆真堂為主體的嘉庚建築，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6年，嘉庚建築入選中國文物學會和中國建築學會聯合公布的“首批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名錄。

陳嘉庚，終其一生“毀家興學”，創辦與建設了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建造了大批高樓大廈為校捨，他不以名名校名，不以名名樓名，然而陳嘉庚之名，與校名、樓名而永名。

（來源：廈門大學新聞網、《廈門大學嘉庚建築》）



廈門大學全景(油畫,1954年)

古厝春曉

(木易攝)



陽春時節，風和日麗，鳥語花香，一派生機勃勃，正是人們到野外去飲宴的大好時機。

野宴就是野炊宴，或稱春游宴，或叫郊游宴。每至春季，人們就紛紛走出城市，走出高樓大廈，投身到美麗的大自然懷抱，參與到其樂無窮的野宴中。

追根溯源，這饒有趣味的野宴活動，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它的萌芽與古時的郊祭有關。後來，人們對郊祭的儀式漸漸淡薄，而對野宴的迷戀卻興致日濃，一些文人墨客更常借野宴賦詩唱和。到魏、晉間，此風已熾盛矣。東晉名士、大書法家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所描寫的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謝安、孫綽等40多位名士為禊事在會稽山陰之蘭亭野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到了唐、宋時期，野宴之風更是有增無減，稍微翻閱《古文觀止》，即可發現許許多多生動的例子。其中最為膾炙人口的大文學家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所描寫的琅琊山野宴：“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有野

春來野宴樂悠悠

蕪，雖然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嘩者，眾賓歡也。蒼顏白發，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這野宴有肥魚、美酒、野味、蔬菜，令人眼花繚亂，一派賓主歡宴的場面，令人羨慕。而這種野宴不在於菜肴的豐盛和酒的醇美，而在於宴會周圍自然景色的幽美宜人，正如歐陽修文中所言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在客家祖地三明寧化常常把野宴稱為“野炊宴”（甚至幹脆稱為“野炊”）與上述古人野宴稍有不同之處，就是參加野宴的人大多喜歡自帶飲食原料和炊具，大家共同動手，在野外風景宜人之處架鍋、拾柴、做菜、煎茶、溫酒，不請廚師。飲宴時，眾人皆圍坐在樹蔭下或草地上，自由自在，不分貴賤，頗像古時的“筵席”。對於烹飪手藝的高低，人們並不十分計較，因為是自己做的，吃起來就“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記得我過去當老師時，每每春光明媚時就帶領學生走出校門，到風景宜人的郊外春

游、野炊。每遇野炊時，學生們歡呼雀躍，早早準備好野炊的炊具及簡易的飲食原料，有的帶粉幹、有的

帶面條、有的帶粉條（或粉皮），有的帶帶肉……到了野炊地點，三五成群，自由結合，架鍋拾柴，自己動手做菜煮食。一會兒功夫，四處炊烟裊裊，笑聲朗朗。學生們在草地上鋪上一塊大塑料布，圍坐一起，高高興興品嚐自己勞動的果實，個個臉上笑成一朵花。吃飽喝足後有的唱歌，有的畫畫，有的登山，有的採野花……學生們心靈得到放飛，沉醉在情趣盎然的野宴中，陶醉在回歸大自然的樂趣中，看到此情此景，我也好似回到兒時的歡樂之中。並使我聯想起唐代仕女的“裙幃宴”：清明時節，長安婦女郊游，在草地上設下張張座位，并把各種顏色的裙子插掛在四周的樹枝上，作為舉行野宴的帳篷，菜肴由仕女烹飪。著名詩人杜甫的詩句“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描寫的正是此情此景。

春去春又來，眼下正是百花爭艷，春意盎然時節，也恰是春游野宴時。願君百忙之中騰出一點閑暇到野外春游，親身體驗一下“野宴”活動，定會帶給您無窮的樂趣。（連允東）